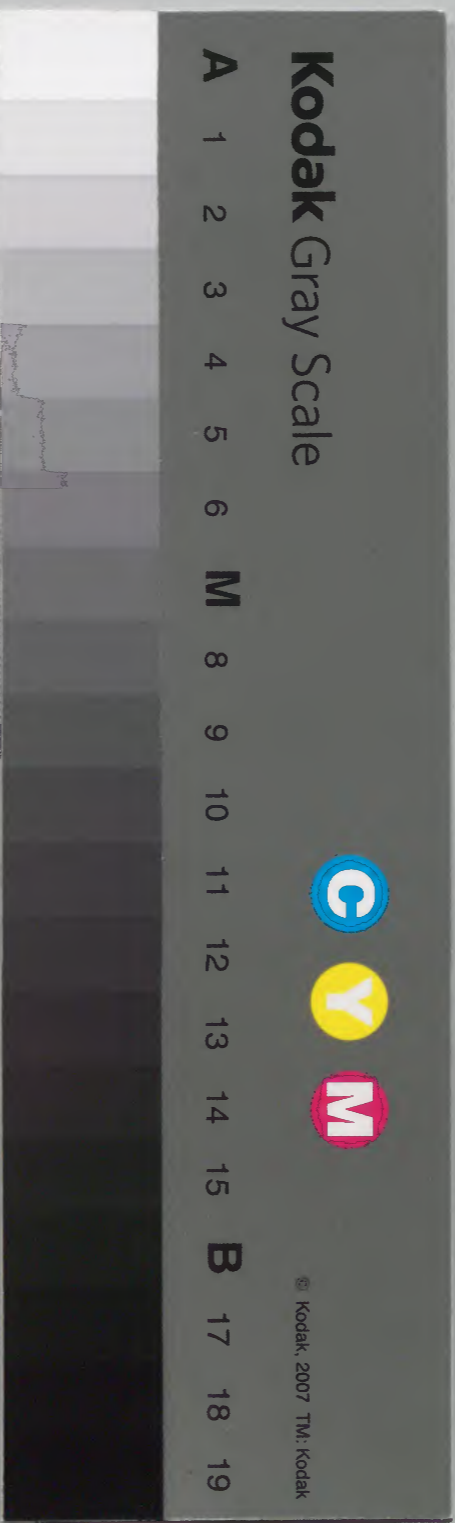


讀禮通考

自五十四
至五十六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29 |
| 冊數 | 160 (139) |
| 函號 | 別 5 1 |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淺草文庫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七

容體

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

注喪紀之容涕涕翔翔

王昭禹曰喪紀之容非特衰經杖屨之設而已必期乎哀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注

纍纍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疏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瘠纍纍然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繭繭猶

陳祥道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為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方慤曰纍如纍繼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牆然者以此言容繭繭者謂憂營於內而言不能繹也

輔廣曰累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

陸佃曰顛顛摧頹貌梅梅悲酸貌爾爾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故喪

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急故騷騷爾則野注謂鼎

鼎爾則小人注謂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

陳澧曰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躡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亦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大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

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

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注有大憂者面必深墨止謂不

色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

傾若止於二者之間小功總麻其情既輕衰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為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

貌若苴臬亦苴也蓋謂壯麻爾其為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

而下服臬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為義則其服緝之臬固亦宜矣其服如

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臬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表記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方慤曰衰者齊衰斬衰經者首經腰經是皆喪服也

葉夢得曰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經而後有哀色也

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為其廢喪升降不

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注常若親存隧道也○疏毀瘠羸瘦也形骨露

許骨露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

也若耐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士虞禮卒哭以後稱哀子耐祭稱孝子耐祭如

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門隧門之中道也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

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賸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當大事也

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

呂大臨曰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

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

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

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

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柩遷于祖主人從升

自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

徐師曾曰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故毀瘠形視聽衰則禁之所以防賢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

情戚容稱其服疏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喪服四制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

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

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也

方慤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喪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

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注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備

方慤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

陳澧曰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吳澄曰親之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

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倦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不安之甚故曰慨焉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注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注言笑之

微君子以為難

注言人不能然○疏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言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吳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臯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

言其未嘗微笑也

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陳澧曰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哭踊

儀禮喪服傳斬衰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

已既練哭無時

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

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在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朝夕於阼階下哭喪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

既夕記哭晝夜無時

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疏此謂殯後在廬中思憶則哭無時節

敖繼公曰哭無時者既練又變而不朝夕哭唯哀至則哭而已此哭亦在次中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也既殯以後阼階下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時之哭二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次中朝夕之哭唯哀至則哭即此所云者三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阼階下一有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

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注算數也○疏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

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合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而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合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合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合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

是也
方慤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居間

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疏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踊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也婦人居賓主之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口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陸佃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數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倣此
方慤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乾學案陸氏之說其解七踊五踊三踊理或

有然至婦人居間之解則穿鑿而不經不若

孔疏之為有據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陸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也

吳澄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如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

母焉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喪大記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

踊斂絞紼踊注曰孝子踊節○疏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吳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徐師曾曰此記踊節有七君大夫士所同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鋪者先在外斂者先在上

乾學案此章凡七踊小斂大斂皆然也據此則孔氏解三踊五踊七踊謂士小斂一踊大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未必然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禮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疏外即中門外室室中也

問喪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曾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日中而虞也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注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在襲斂之時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之制有直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注咏也咏斯猶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猶斯舞注手舞之舞斯

愠注愠猶怒也愠斯戚注戚憤也戚斯歎注歎吟息歎斯辟注拊心辟斯踊注躍矣

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萋翣為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萋翣棺之牆飾周禮萋作

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遺奠

者也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像聲餘從容也○疏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者言小功總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方慤曰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像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此至大功始有偯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一迫檀弓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眾○疏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眾故惡之也

張子曰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方慤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胡銓曰謂哭不以禮為野

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疏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注華周華旋也杞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

顏氏家訓禮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

唐書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

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韋挺傳時乘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

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

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

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

車乘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

出孝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

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呂才傳世之人為葬巫所惑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

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謂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斃禮傷俗不可為法

循吏傳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開元禮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周而小祥止朝夕之

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大祥之後外無哭者禫之後內無哭者和

禮同書儀家禮哭泣之節俱率略不備無可考

長編至道三年九月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

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上問呂端曰此何

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為哭忌上曰哀疚之情寧有

所避乎不許

李濟翁資暇錄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邪

言神禮問古者既虞前屏柱楣疏食水飲朝夕一溢米者何曰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槨而窆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

節之也故文廟之喪九虞畢唯與朝夕奠也今大夫士既虞遂罷朝夕哭庶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博也○哭晝夜無時傷腎乾肝焦肺如中道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聞其聲歎哉不可得矣十五舉聲為臣民設也漢景帝則行之

呂坤四禮疑哀極擗踊有哀極而不擗踊者有甚於擗踊者有擗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為節數情乎哉○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幾絕復甦者有觸頭者有臥地者至哀無容何獨擗踊為哀而制為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為之數乎弱者之擗不能如壤牆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女裹足將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強必有笑於其旁者王庸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

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真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之矣○又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使人代之果於死無裨也安用代為○哭生於哀之不容已非偽為也故禮有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強而抑之蓋

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苟有可已之哭而況五服以次相遞代哭不計其情之戚不戚而唯欲其有聲此何為者古有懸壺則偽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真為貴而有此不情之禮也○又哭無時哀至則

哭此真情也制為哭情乎○禮始死不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興拜興而後擗踊皆以禮為情最失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為無謂愚謂當入門

擗踊而後拜拜以四可也○喪有六至感而至思而至見死者之親知而至見我之親知而至靜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弱甚不至大慟後不至見不傷

口蹙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男女不識面不相哭弔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皆哭

飲食

儀禮喪服傳斬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

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

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

食也○疏孝子遭父母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注謂復平生時食者此食為飼讀之不得為食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為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

敖繼公曰溢未詳小爾雅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升也

楊梧曰溢一手所握也握容溢必有溢於外者故云溢米

既夕記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注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實

在木曰果在地曰蔬○疏不在於飽者案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分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十有餘是不在於飽

乾學案鄭注以二十兩為一溢而王肅劉逵袁準孔衍葛洪之徒皆云滿手曰溢據鄭說

則朝暮各一溢為米二升有奇古一升大約

當今三合為米亦六合有奇以此為朝暮兩

粥似不為少原古人立言之意自必舉其至

少者而言豈有日食米六合尚得謂其少乎

則王劉諸人之言庶乎可信而賈乃引周禮

人食三鬴之說以日食二升為見少何也至

陳氏可大集說截去鄭注一升二字而直指

為二十四分升之一吾不知其何解矣

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

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

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

無算

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疏謂所食之米

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而食故云無算疏食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僱米為飯水為飲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

疏食水飲注室老其貴臣也士亦如之注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注果瓜桃之屬○疏熊氏曰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注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也盥者不盥手飯者盥簋或作簋○疏不盥者以

歡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之時用醯醬也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者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

異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徐師曾曰乾肉味澀醴酒味薄先食飲之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

乾學案杜君卿理道要訣曰周人尚以手搏

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豈若後代用匕筋乎

此疏云以手就簋取飯正周俗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疏三不食

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徐師曾曰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爾非三日不食也不與人樂之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為歡樂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

主者關大夫及君也○疏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殤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總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間傳云小功總麻再不食殤降者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可

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疏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

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不辭梁肉者雖以梁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

而不得
飲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疏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

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為之斂故為之廢壹食

徐師曾曰若士之喪士之友來與其喪事則為之斂其情與執役者不同故不但哭而又為之壹不食義隆而哀勝也

間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

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

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大功之喪不食醢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

飲食者也

疏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小功總麻再不食者人記壹不食再不食則是不食謂

總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

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即御厚味○疏大祥之

節食醢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食醢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醢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醢醬此云禫而飲醴酒食肉喪人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以喪初除孝子不忍即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陳祥道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息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情為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注惡乎猶於何也○疏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

日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黃裳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十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待盡吾哀痛

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歎悔不及七日也張氏曰三日不食禮也子春既悔其過而又言情之所至如此所謂賢者過之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君存時不盡忠喪

又不盡禮非也應鏞曰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孟孫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

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

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衰經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不辟梁肉

若有酒醴則辭是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注薦於廟貴君之禮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

哭遺人可也

注言斬衰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方慤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卻之為不恭故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

死

注君子病之病猶憂也疑死疑猶恐也

方慤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為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

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疏親族

不多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注功衰齊斬之

也

呂大臨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處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蓋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陸佃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

粥以飲食之

疏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在不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大戴禮斬衰藺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開元禮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

小功緦麻再不食既成服父母之喪食粥朝米四合暮

米四合不能食粥則以米為飯婦人皆以米為飯卒哭

之後疏食水飲周而小祥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

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又周而大祥食有鹽醬禫之

後始飲醴酒食乾肉○三年之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

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之而薦

父母之喪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

尊者遺之食則不避梁肉若酒醴則辭

司馬氏書儀凡初喪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

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或不食親戚鄰里必為糜

粥以飲食之尊長勉之強之亦可少食足以充虛續氣

而已既斂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之喪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五月三月之喪食肉飲酒既葬不與人樂之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

祥食肉飲酒期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極毀

瘠六十不毀瘠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禮記言居喪飲食之節詳矣今參取其中而用之食飲多少不同食粥者取飽而已不為限量凡居喪雖以毀瘠為貴然亦須量力而行之孝經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也鄉里舊俗親鄰有喪以鬻貯粥就草土中哺之謂之殮孝粥此乃古禮之尚存者也雜記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強忍致疾亦非聖人之所許也人或體羸不能三日不食者量食粥可也粥不能飽者既殮食麓飯可也疏食水飲不能飽者既葬食菜茹醯醬醬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彼應食

禮記言居喪飲食之節詳矣今參取其中而用之

禮記

粥也猶可食菜羹况既葬應疏食者至於餅餌亦無傷但勿食肉飲酒斯可矣古
 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
 廢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折籍於文帝曰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之四裔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於齋內別立厨帳為劉湛所譏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日
 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非之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
 之弊猶未甚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
 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
 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
 娛尸及喪葬殯則以樂導轎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
 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
 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
 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
 行喪也唯五十以上氣血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
 必然爾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朱子家禮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
 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食
 可也成服之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飲水不
 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及葬期九月
 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既卒哭主人兄弟疏食水
 飲不食菜果小祥始食菜果大祥飲酒食肉

家禮原本載大祥飲酒食肉

山丘氏移於禮後今從之

朱子語類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
 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
 酌行之○問居喪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
 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
 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朱子於長
 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
 家疏食此日除祔朱子累日顏色憂戚
 齊東野語凡居喪者舉茶不用托雖曰俗禮然莫曉
 其意或謂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
 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
 館中同舍謁見舉茶托如平日眾頗訝之又平園思
 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托始知此

事流傳已久矣

明會典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卒哭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大祥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葉盛水東日記居喪之禮不可不勉人固有體氣素弱不能常去肉食者禮亦許之然亦不得已爾至若寢苦於地東南卑濕決不可行食去鹽酪亦非南人所堪如此之類小有出入固有不得已者若夫飲酒及廣設殺羞以至招客赴食之類乃可以守禮而不守者亦是近世禮法陵夷遂至於此汝輩各宜勉之若不能人人皆行則行者自行而已兄弟相駁亦無如之何也

至庭相集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贊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將食於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雖見

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何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尚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其孤亦可也

賀欽醫問集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呂柟禮問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之上不能加也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文帝食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溢米累旬蓋創極者痛甚然非所以達眾人也於是乎有未葬食肉者矣○食言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見都城大邑於初喪之時親朋携酒殺及歌者自畫達旦飲宴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抑變之者無其人邪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唯有以生為憂者矣故有以死為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呂坤四禮疑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悴體百務應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強弱強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強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又居喪下瘠故食粥濟以菜羹尊賜不避梁肉體死者必至之情而愛其遺體也酒醴則辭無乃偽乎親吾親也居喪為吾親也非以為人非以為禮非以為吾也力能則禮為重不能則身為重重禮非為禮不忍忘親也重身非為身憂體親心也故禮有食粥不下者濟之以羹尊者之賜雖梁肉不避或強以酒不可

至醉此禮中之情也乃有梁肉不避酒醴則辭為見顏色之說豈以梁肉為可欺人乎此非君子之言也故尊賜暫食酒肉食已如初有疾暫食酒肉疾已如初古有拘於節文而固違親力不勝禮而竟以喪死者君子謂之不孝謂其全己之名而拂親之心也此非為忘哀者開徑實事死如事生重實不及文爾若弃禮者以此為借口豈能欺君子哉

華氏慮得集居喪如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爾俗造素食反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仇氏家範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闕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不孝詳見家禮

言語

喪服四制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

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徐師曾曰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下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

爾辭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

發口也○疏禮斬衰之喪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

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

夫士謀家事注此常禮也○疏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立爾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天子

之事而猶不自言己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疏謂大夫士言而後

事行者得言己事不得為人語說也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也

間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

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疏唯

而不對者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

曲禮居喪不言樂注非其時也

儀禮既夕記非喪事不言注不忘所以為親○疏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降於君言而事行此士禮亦言而事行故非喪事不言也孝經云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

孝經言不文注不為文飾

白虎通德論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

開元禮斬衰唯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非其時父母之喪不

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求見已可見之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

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已事為人說為語

顧湄諒陰考書說命云王宅憂諒陰三祀禮記作諒闇論語作諒陰義同而字異鄭康成杜榘翦屏之說迂回未盡杜元凱以為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居心喪其意以亮陰是既釋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援引經傳亦難盡信朱子論語注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及見後漢梁太后增封濟北王詔曰次躬履孝道次濟北王各諒闇以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晉山濤傳詔曰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則是臣下亦得稱諒闇也孔安國書傳亮訓信陰訓默二字乃形容其不言之實疑即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又云斬衰唯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言不文亦據大夫士也言不文皆亮陰之義似可通臣下言之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正謂此也晉孫綽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亦一證也

拜稽顙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

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

曰肅擗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

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喪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疏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謂空首之時引頭

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伏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也若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乎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於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勸尸食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稽首頓首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空首所謂拜手者即尚書拜手稽首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頹頹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齊衰不杖以下者以其杖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沒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也又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一拜者謂君拜臣下案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後鄭從之喪讀為報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之鄭司農云肅拜今時擡者案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擡為事故敢肅使者左傳文案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澤至見客曰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案中候我膺云李秋

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鄆至昌戶再拜稽首受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增鄭大夫之義知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于銅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答拜臣或再拜時故也享謂朝獻饋獻者以祭初二灌之後唯有朝踐饋獻稱獻也侑勸尸食而拜者案特牲尸食祝侑主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也

世婦凡王后有參事於婦人則詔相

注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

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是諸侯之喪以寄公與主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

注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

注此周之喪拜也頹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吾從其至者

注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拜者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頹然不逆之意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前賓後已頹然而

順序也頹惻隱貌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為親痛深惻隱之至也

馬晞孟曰記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人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鄭氏以此為殷周喪拜於經無見

陳澧曰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為得其序也順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孝子拜賓之時先為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

方慤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洩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為甚爾

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尊者在不杖盡禮於私喪○疏案喪服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為適婦之主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陳澧曰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爾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萬斯同曰諸家以不杖不稽顙屬之於父以不稽顙屬之於母者儀禮不杖期篇言父在則為妻不杖足知母在可杖但不可稽顙故諸家據此立文也然此但主適子而言眾子則否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疏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為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陳澧曰贈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唯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贈之與問遺也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疏平敵則問卑下則賜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非三年之喪謂不杖期以下方慤曰喪拜吉拜皆為拜賜與問也

乾學案非為人喪二句鄭氏謂上有減脫方氏謂當在遺人可也之下應氏則解作非為

喪而問也又非為喪加賜也乃為己之親爾
不作脫簡說愚謂此二句止訛一非字其下
文固可解也應氏不主喪說將下喪拜吉拜
之文如何連屬乎

喪服小記為父母長子稽顙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大夫弔之雖總

必稽顙注尊大夫不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注恩殺於父母

○疏重服先稽顙而后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后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弔士雖是總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后拜也婦人為夫與長子亦先稽顙而后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

陳祥道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

為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

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注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人拜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謂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坐尸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凡是也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陳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人拜地是也

徐師曾曰肅拜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有吉事雖君賜之重亦但肅拜而受之或為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答拜時亦不手拜而但肅拜也若有夫與長子之喪而為主則稽顙而不手拜由此言之則婦無手拜之時矣其唯有喪而不為主乎

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疏弔賓不答拜者本為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也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士見己君君尊不答也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

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

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為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

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后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做孔子也

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左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張子曰拱而尚右义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

故如此

二程全書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

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

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

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陳祥道禮書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

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君稱大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頓首地頓首頓首地空首頓首至手褒讚為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此不可考○三年之喪稽顙而后拜所謂喪拜也期以下之喪拜而后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己拜而后稽顙類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后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朱子語類問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之義朱子答

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

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叩

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叩地稽首是引首

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手下○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劉世節瓦釜漫記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今之婦人答男子拜但以其點身亦名為拜遠而望之端立若不為禮者何其亢也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及考後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立拜非始於武后明矣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羅大經曰古者婦女肅拜為正陳澧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杜預注曰肅以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盡敬也鄭氏周禮注亦以俯下手為肅拜朱子語類有問者曰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古樂府云婦人申腰再拜跪申腰亦是頭不下也意者先王制禮或以婦人首飾盛多時遇肅俯伏地上為難故止令其肅拜乎惟昏禮以新婦見舅姑故拜手極地即手拜也為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蓋婦人之立拜可以當男子之長揖婦人之手拜可以當男子之頓首稽顙則與男子相埒餘禮唯當肅拜為正自肅拜之義不明而諸書之說紛紛紛矣茲揭其人之所常行易曉者言之平衡曰拜謂擊扞頭與腰相平即今揖也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也頓

首者手至地頭頓手上也稽顙者兩手而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折而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喪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兩膝齊屈如今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是皆男子之拜也若婦人之肅拜則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婦人之手拜則亦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又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是主立拜言也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淺爾第即古禮及先儒之說酌而論之大略兩膝齊跪申腰低頭俯引其手以為禮而不至地是謂肅拜居常見人當以此禮為正但南方立拜已久不可遽釐謂宜如丘文莊所議深屈其膝毋但如此俗之沾裙義手以右為尚每拜以四為節如所謂俠拜者然若夫見舅姑則扱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則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祀南郊大臣爭莫能沮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言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昌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倂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社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拜也○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贊者曰坐是也

田藝蘅香宇外集拜本作擗手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鄴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擗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始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於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

於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唯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肅音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跪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額如今之僧拜本西域拜也周禮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屈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叩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於再拜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謝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之於父兄亦四拜其至於朋友長幼亦四拜皆非禮也至於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肅奉書答則端肅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啓上與下稱書寄書書答卑幼與尊長云

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

王廷相九拜解案太祝辨九擗注以頭拜至地爲稽首拜頭叩地爲頓首拜頭至手爲空首今案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矣故曰至地曰稽顙是稽首者首至地而稽留也頓首者首頓於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爲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爲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爲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稽

顙而後拜爲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爲奇則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賈拜洗拜告言拜執爵與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常爲臣者與摯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褒讀爲報謂再拜也義本詳肅拜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卻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擗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俯伏以致敬頓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者也奇稟者以數言者也○婦人拜解禮疏云婦人以肅拜爲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案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肅拜爲常雖君賜亦止肅拜而受昏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爲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爲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事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中腰再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爲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昏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爲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倒置居然鬼方蠻姪之俗可恥甚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辨

呂柟禮問孔子曰稽顙而后拜願乎其至也拜而后稽顙願乎其順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何曰告哀於人也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禮也殷人拜而后稽顙

呂坤四禮疑喪禮拜且稽顙文而不情也寧多稽顙孝子見弔客商拜而后稽顙周稽顙而后拜則古無不拜弔客之禮矣然弔客之來不時喪子有終日二

二百拜者即平居亦且病況積毀之身乎即一日亦且病況彌旬月乎此文盛而不達於情者尊賓遠客間一全行以明禮其親知狎見者不若四稽顙跪致謝辭再稽顙亦與易密戚之意也○男女異拜拜與男子之禮也婦人非喪不拜手拜手者手至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稽顙者頭至地手不舉今之磕頭也又曰婦女只肅拜俗多拜興已非古禮乃著為儀節誤矣○禮中喪四拜奠五拜今也弔四而奠九矣設如何以加焉今擬客平交以上弔再拜奠五拜卑幼弔四拜奠九拜至親尊長揖而不拜孝子謝客平交四稽顙尊長八稽顙○跪者下見上之禮也吉凶之禮有拜無跪今人拜後一跪最謬宜革

韓如璜拜說周官有九拜惟肅拜為婦人之拜其餘男子之拜凡八而約之則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此拜之輕者也一曰頓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首下腰高此拜之加重者也一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於地在手之前比之頓首其首彌下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也稽顙即稽首以其凶禮欲別於吉故曰顙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若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會典載臣子謝恩禮五拜三叩頭禮誤也其實四拜四叩頭第五拜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婦人肅拜云何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跪伏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跪伏婦人又兩立屈膝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跪拜妃八立拜惟致辭同跪太子伏則妃與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後再立四拜中致辭跪辭畢不伏直贊與官人平時遇后叩首而行朝賀亦只立拜此之謂肅拜近世婦人簡書曰端肅拜非矣斂衽萬福愈不經矣若婦人與伏為拜此則起於武嬰衾冕郊天伏興而成天子之禮遂致沿襲成習云然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即叩頭之及地者故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為拜則不可蓋珠冠之製俯首不得惟不伏興故無墜髻落冠之失此禮之所由適其宜也

顧湄稽顙稽首考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鄭氏注云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同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六曰凶拜鄭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禮記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氏疏云稽顙者觸地無容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實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檀弓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至也註云隱痛也今世俗自初喪至大祥訃告及書札俱稱稽顙是也三年服之禫月及期服孫齊衰五月曾孫皆稱稽首則大誤稽首乃九拜之首鄭云頭至地也謂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為稽首賈云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左傳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禮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蔡邕獨斷漢仍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篡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舍臣拜君何可通用今人蓋未講稽首之義故也吳草廬云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又云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恐非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經筵講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八

廬室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前屏

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

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間舍外寢于中門之內屋下壘塹為之不塗墍所謂室

也○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以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苦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苦編藁塊塹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苦者哀親之在草故也前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鄉開戶前屏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寢有席者間傳云既虞卒哭柱楣前屏不納鄭云萃今之蒲葦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苦上也楣謂之梁所謂梁間者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間讀如鶉鷄之鷄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者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室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塹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者謂兩下為屋謂

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間傳云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居室彼練後居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室也

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土君為廬宮之

大夫士禮之注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疏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苦枕土者謂寢臥於

苦頭枕於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禮之者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注不於顯者不塗見面○疏既

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避風寒不於顯者言不塗廬外顯處大夫士既葬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疏庶子

既非喪主不欲人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練居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注黝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不與人居者在

室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黝謂治室室之地堊謂塗室室之牆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釋

文宮方慤曰黝堊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吳澄曰上言期謂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下言期謂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皆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

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疏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首玄謂卒哭喪

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卒哭可以歸是實歸時在練後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

宮○疏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仍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

朱子語類或問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賤婦喪母既

葬卒哭而歸某案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若既

葬而歸乃婦人為祖父母及兄弟之為父後者爾某

令反終其月數而後歸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世人在母家或彼此有所不便不能待練又如之何朱子曰補填猶今之追服意亦近厚其有不便居母家而歸者變其居處飲食可也衣服尤不可不變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

臣○疏注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采地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間君喪而來服至小祥卒哭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惟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也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

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也邑宰之士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若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聖室案

間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此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服斬衰知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

此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聖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則此經士居聖室是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居廬也

應鑄曰士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後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猶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次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三年之喪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也不入門

注以時事見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

疏衰

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陳澧曰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聖室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也方慤曰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聖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

居聖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
 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
 屏芻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
 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注芻今之蒲葦○疏謂以蒲葦為席翦頭為之
 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
 聖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是士服斬衰而
 居聖室也亦有齊衰不居聖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
 寢是也

陸佃曰此期而有席喪服傳既虞寢有席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
 禮而已知然者天子虞祭之日遠人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廬則疾徐相
 懸矣

乾學案儀禮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此乃言
 小祥寢有席所以來陸氏之疑然儀禮明係
 士喪禮安得謂尊者之制意者此條寢有席
 句原在芻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與不然
 則兩書必有一誤不可無陸氏之疑也

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
 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疏憂謂親有病側
 猶獨也獨席謂獨
 坐不舒他面席憂不在接人故也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授醴是側猶特也專猶
 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乃有芻翦不納自齊衰
 以下始喪而有席
 並不重降居處也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有喪者坐無容故專
 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呂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
 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
 事不言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
 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
 以特訓
 側也

胡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
 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

倚廬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疏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為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授廬舍者總諸臣而
辨其親疏貴賤之居異也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
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彼注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
聖室一處之義爾

史浩曰禁殺亂而別嫌疑也

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

不言也○疏世子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

通典並有父母之喪練日居廬聖室議晉荀訥云世人

有向曙毀廬作聖室祭畢居聖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

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

宋庾蔚之謂前喪既期應毀廬為聖室而後喪猶應居

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聖室自是寢處之所今雖以廬

聖室為喪位然自異於衰經矣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既為

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要當有時還本親哭臨其本

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為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聖室

歸來處之否荀荅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

兄弟廬次作聖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今

以聖室為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聖室在諸弟之下

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

本親喪之弔

虞喜云若父死未殯服祖但期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

○宋庾蔚之謂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為傳重正主

已攝行事事無所闕何謂無倚廬乎廬孝子之所寢處

不關於主闕之何嫌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應別開門更

立廬否范宣荅曰承適居諸父之上一身為兩喪之主

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居
 聖室○宋庾蔚之謂如范說亦應還毀聖室立廬在諸
 父聖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聖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
 謂宜別室為廬兼主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
 重光祿喪庭應有廬邪周續之荅禮之倚廬在東牆下
 蓋是寢苦枕函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
 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然後之喪所已則還
 廬次然今世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二處從禮之變
 亦宜兩設邪

父喪內祖已立二廬議宋庾蔚之曰父喪內祖亡則應
 兼主二喪今世以廬為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為父
 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為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宋書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
 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閣
 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
 府第者於西解設廬

開元禮將成服掌事者預為廬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苫函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宮之齊衰於廬南累擊為聖

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兄不次於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為廬次聖室祖為適孫居聖室寢有牀皆南面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聖室之南張帷

席以蒲小功總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
 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卒哭
 前一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

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夕毀廬為聖室設
 蒲席周喪聖室者除之大祥前一夕除聖室張帷禫而復

寢品官士庶同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聖室舅姑服適婦不

為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聖室之屬

爾崇義三禮圖說案唐大曆年中有楊垂撥喪服圖說廬形制及聖室幕次序
列次第云設廬次于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
牆五六尺卧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
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衰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
由其廬南為聖室以擊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
室施薦為木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為小功總麻次施牀並
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其為母與父同為繼母慈母不
居廬居聖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準母其聖室及幕次不必每人為
之共處可也婦人
次於西廊之下

陳祥道禮書聖室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聖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
曰外寢聖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
異名也其制則鄭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聖室下則其屋兩下與廬之倚木
異矣不塗聖則既祥聖矣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或曰父喪既祥而母亡
適居父喪而祖父母亡適居祖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
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適之於祖所以繼體也父喪既廬
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
宜別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
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謂父為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歡粥
亦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為人後者為父母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
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口不廬可也
庶子父在為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為眾子

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乎廬者所以示哀
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為殯也則聞喪而不得奔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倚廬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
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聖室之中非時
見乎母也不入門問喪謂成殯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
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眾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
之外自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堂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
也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是也庶子而下廬
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於隱者為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廬
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齊其苦亂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
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說誤也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柱楣
西戶塗不於顯而無事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立
於既斂先儒曰斂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苦枕苫不脫經帶不與人
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制婦
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下牀坐廬嚴者也
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政和禮品官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
廊下近南北戶設苫出於內期親於廬南累擊為聖室
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大功於聖室之南張帷席以蒲
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或別室○庶人
成服前一日掌事者先為廬次於殯堂東廊下近南北

戶設苫諸子各廬出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

或別室既虞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裏見塗面

外不塗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

為堊室設蒲席大祥前一夕除堊室張帷

司馬氏書儀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

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非時見乎母也

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復寢齊

衰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居宿

於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

側雖斬衰不寢苫但徹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可也男

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案楊垂喪服圖式非富家大第

不能備此禮故擇朴陋之室不丹墀黜堊者居之斬衰居一室齊衰居一室可也若大寒大暑雨濕蚊蚋其羸疾之人有不能堪者聽施簟席白檀布褥白幃帳可也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軻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故男子無事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也

朱子家禮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

苫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

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

月而復寢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

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既虞寢席枕木大

祥復寢

朱子語類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

中門之外○又問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大功

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總無文其義安

在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又荅諒

闇云翦屏柱楣是兩事翦屏者初時戶北向用草為

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

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架起其簷令稍高

可作戶也來諭於柱楣之下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誤矣諒陰諒闇未詳古制不敢臆說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天子亦須如此乾學案明會典大斂之後但言喪主以下各歸喪次而不言喪次之制若何至卒哭後言寢席枕木大祥後言復寢而小祥時則無所言其前後疎略至此當時禮官之不學亦可見矣

呂柟禮問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莫曰始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闇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禮之或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壁室倚廬中施白練帳褥素牀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闇晉杜預之議也○寢苦枕衾哀親之在上也苦何以謂之土曰弗褥弗簣則上矣然猶苦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即病也寢不脫經帶經帶不脫况衰裳乎衰裳不脫况褻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知浴

呂坤四禮疑次中門遠於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則情乎理乎○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孤親于中堂何其為己重而為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則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而舅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平近世人子枕塊於柩旁最為得之

喪次

喪大記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疏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

喪服小記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疏眾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

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哭皆於其次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辟開也廟門

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爾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賻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于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檀弓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

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曰反哭於爾

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曾子北面而弔焉疏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

賓亦在門東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嫁母與廟絕族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為

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堊室之屬也

喪位

奔喪凡為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存乎是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

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剝

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

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

設也

諸侯在他國為位而哭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

而哭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為位者壹袒注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錘無服猶弔服加

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原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注位謂以親疏序列

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婦如婦有小功服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疏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又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子思婦與

子思之嫂為婦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

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

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

方穀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迨乎周室之衰典籍多失而一時之禮或起於委巷則有小功不為位

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委巷言委曲之巷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之不為位尤為非矣馬晞孟曰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為婦人之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為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為婦人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叔嫂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吳澄曰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况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乎為嫂無服而其妻為婦人則有服為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為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申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哭於後也

擯相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疏沽麗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麗略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有喪禮者○疏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辭為尊故擯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東野語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因考其說於此與識者訂之檀弓鄭氏注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河上

公注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取其反吉也老子又云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注甲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凶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右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案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同車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案古人主當作以右為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右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考張平子賦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人亦右之天子所左寡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坐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
男子皆西鄉
注疏見第四十五卷下擴條

方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亦甚乎

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

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注亦記失禮所由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

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

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司馬氏書儀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

為之凡喪事皆稟焉

朱子家禮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

丘濬家禮儀節立相禮案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相杜橋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麇略則喪必有相也久矣况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乾學案古人於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

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

因人情以制禮而人子之於親喪也創巨痛

深其禮儀亦曲折繁重平時又不豫凶事苟

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

敬子之喪夫子為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

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儻與擯同以

身儻侑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

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

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

矣至若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以其師是至聖大賢直欲備舉前

代之制以章明志識是豈常人所能任哉後

世遭喪之家孝子在荒忽迷瞶之中不能一

一如禮而其時之戚友又未必有素諳喪禮

之人即欲令為擯相而不可得以致未能力
行先王之制苟且從俗而不得以自盡也然
則今人遭喪者惡可以無相又惡可不廣求
知禮之人以為相乎○又案周禮諸官凡天
子遭喪及天子弔臨臣下多有相禮之人因
已見職掌中故不重載

祝

周禮春官喪祝掌喪祭祀號

注喪祭虞也

王弔則與巫前

注喪祝與巫以

桃厲執戈在王前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

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疏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眾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甲故大祝

侍之侍謂臨餞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眾祝即喪祝甲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于喪禮士舉遷尸是也

士喪禮祝淅米于堂

注祝夏祝也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注商祝祝習商禮者○疏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徹之者皆不言祝名則周祝徹之也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祝名者亦周祝可知惟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案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

主人

疏宗謂宗人祝謂太祝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後陳祥道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瓊設幘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方慤曰宗廟之禮主乎敬而敬之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

郊特牲祝將命也

疏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

方慤曰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此主祭言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五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喪儀節十九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神帛

許慎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

菽鄭玄說同

鄭康成儀禮注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賈疏祔須得祖之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曾子問無遺主將行以幣帛為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乾學案此乃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條之注

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

祥而入廟見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注中

賈公彥明日以其班祔疏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

神

司馬氏書儀魂帛結白絹為之設施於尸南覆以帕置

倚卓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

是為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頰奉養之具

皆如平生俟葬畢有祠版則埋魂帛潔地注士喪禮有重開元禮及今國家亦

用之士民之家未嘗識也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然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鄙俚不可從俗也

朱子家禮置靈座設魂帛魂帛以白絹為之

丘濬曰案魂帛之制本注引溫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為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

王廷相魂帛說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說而溫公因之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義疑以為可用

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毀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相禰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今大夫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像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安可以幣代况幣置於廟則祖禰無別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即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毀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日主立於既虞之後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為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承示齊家寶要中有云既含襲乃置靈座設魂帛案古人始死刊木懸鬲名之曰重蓋既有柩更有木用以依神故曰重也後世以魂帛代重其名不雅稱第從來俗尚豈能遽違考溫公說止云用束帛朱子則云結白絹為之今世所行儀節因謂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似人形更俚鄙不堪道矣不得已從束帛猶可也

乾學案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菴自魏晉迄唐宋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祠版究未嘗盡用神帛之制亦可見神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

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為木主之式而朱子家禮因之則大夫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矣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為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為二矣然神帛設於既虞之後魂帛設於未葬之前則朱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既有木主則祠版可廢既有畫像則魂帛亦可廢儻謂魂帛所以代重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於後世者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須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我祖考之神依於畫像乎

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寧畫像之為愈也

神主

檀弓重主道也

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殷主綴重

焉

注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周主重徹焉

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疏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

木主之道主所以依神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人虞而作主重則徹去而埋之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埋而不縣於廟為異也案士喪禮士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柩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去顯考乃埋之者謂死者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也顯考謂高祖也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左道也若虞主亦埋之於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疏措置也附而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

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

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

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

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老聃云疏遷廟主行者皇氏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卒哭各反其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注蹕止行也

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者謂從大祖廟而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

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敢即安也所告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

出蓋貴命也疏鄭云脯醢禮神者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用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所告而不出即埋之者皇氏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

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

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注杜子春云匱器名主謂木主也

○疏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

取得主匣
器即退也

春秋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惟言附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聞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注過葬十月故曰非禮曰不時○疏釋例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

樞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小詳耳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為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籬恂所

以副孝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質主

藏於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據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孔穎達檀弓疏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

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

劉敞曰公羊謂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惰緩不作主爾何以知其欲久喪

家鉉翁曰魯文公惰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蓋是時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有所馮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主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祔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考而知者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注而依神明年大事大廟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乃逆祀之端爾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為也為僖公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主喪主於虞

注其主用桑

吉主於練

注期而小祥其主用栗

作僖公主譏其後

注僖公薨至此已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

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注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疏作主在十二月壞廟在三年喪終

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虞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對鄭厲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司宗祏

注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

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

君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

哀公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

注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注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

姬於平陽而行

注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

注平陽門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注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索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爾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

公羊傳叔弓卒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漢書禮儀志既復土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

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

望外內張縣紼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

許慎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故
 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
 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
 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
 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或曰
 卿大夫士有主否荅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
 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

敢

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柩於西圃柩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
 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敢鄭
 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柩有主者何謂也荅禮大夫無主而孔獨
 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
 天子而鄭祖厲厲王
 皆時君之賜也

鄭玄祭法篇注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

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

孔穎達疏云案王制天子諸侯
 有禘祫故始有主大夫三廟一

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始祖既有始祖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
 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始祖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

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不禘祫無主者唯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主所用
 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為主之
 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
 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柩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
 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
 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案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
 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
 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
 者為長

陳祥道曰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
 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
 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矣
 不存其象後祔而後為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
 後作之也先儒謂大夫士無主以幣告夫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
 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柩孰謂大夫士無主乎徐邈清河王懌之徒皆
 曰大夫士有主特鄭康成
 許慎謂大夫士無主爾
 汪琬曰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
 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棲主也大夫三
 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
 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
 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敢此
 不根之詞以臆瓶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奈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

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並非指天子諸侯為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祫之舉以為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祫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案重鑿木為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脩短宜略與重彷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萬斯大曰喪禮不言作主而虞禮及特牲少牢二禮皆有尸無主先儒因謂主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不得有主案檀弓曰重主道也周主重徹焉夫主所以依神重有主道者以始死未作主而依神於重有主之道也重既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則主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矣蓋人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而死者游魂為變不可使之無歸故復刊木以依神就尸柩言有重見之義故名之曰重既葬則尸柩不見重之為重於義無歸故既虞則埋重作主所以名為主者以死者之神主於此生者奉以烝嘗亦主於此也左傳云祫而作主公羊云虞主用桑蓋作主本為祫廟而其作則在虞時故二傳異文而同實在二傳雖指君禮言然大夫士之作主亦即此可見然則特牲少牢何以不言主主在則祖考之神即在祭時則立尸象神以行獻酬而無事於主故文不之及乃謂大夫士無主豈知禮義者哉

乾學案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

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遂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王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士之無主乎至東帛依神結茅為菴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因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為祠版或為神帛曰吾不敢僭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榜題謨荅今代有祠板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

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

理刮拭之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裏盛如昏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

藏主制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

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

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荅曰章句但

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

之中也

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為上

東晉尚

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

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埴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案后

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

循又案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埴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埴下禮

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窓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案古禮神王皆盛以石函餘薦藉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 ○又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

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邪典祠令孫文立議

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置石函中

故主留於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

廟受冊循荅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

常尊輕重不同則禮宜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

居座位臨加冊謚而並易以新主則故主宜還埋故廟

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

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

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

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

主瘞於園魏朝議曰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

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

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

帝祫乃祭

案賀循與王導書云世祖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乃協

案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奏王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柩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

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况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通典大唐之制主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上下四分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唐書禮樂志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

通典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

毀謹案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案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弘詔從之

開元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諸廟之主藏于祖廟卒

哭而後主各歸其廟

藏于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為祠版

自注云鄭康成以為卿大夫士無神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散徐邈以為

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為今世有祠版乃禮之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十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而

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贈則先告以貼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神座版下有跌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為之

三程全書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

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

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

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

損增損則不成矣

張子全書重主道也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

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

設重則是兩主道也○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

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

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死設為重帛以

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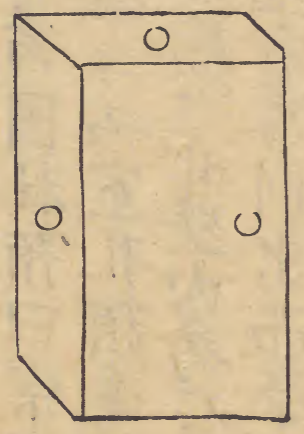
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為重應
 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既作主
 即不用苴

蒲道源閉居叢藁有義起而因時制宜者如父在妻亡而有子而主祭者父也
 夫祭妻亦禮也題其主則如之何西軒王先生以宗子之法斷之俾題曰亡室
 某氏冢婦某氏神主祭則使其
 夫若子奉父祖之命而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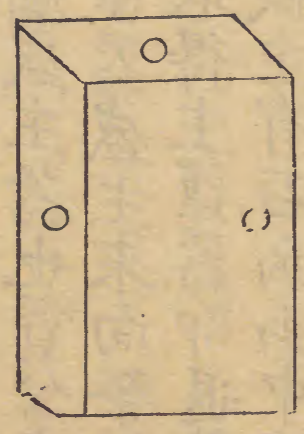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神主圖

虞主 主制不一今
 從何休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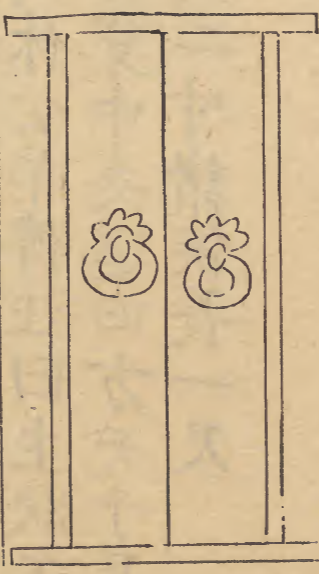
何休公羊傳注曰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
 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吉主 練王用栗刻而
 謚之以辨昭穆



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悝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反祏於西圃杜預曰宗祏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廟中藏主祏室孔穎達曰宗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祝取得主匱器即退摯虞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祭納於石室祏字從示神之也盛主然則匱笥類也



陳祥道曰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

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埴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埴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埴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神主

周尺比今 鈔尺六寸 四分 弱鈔分 尺者長 準大 明通 行寶 鈔也 今裁 縫尺 近之 瓊山 丘氏 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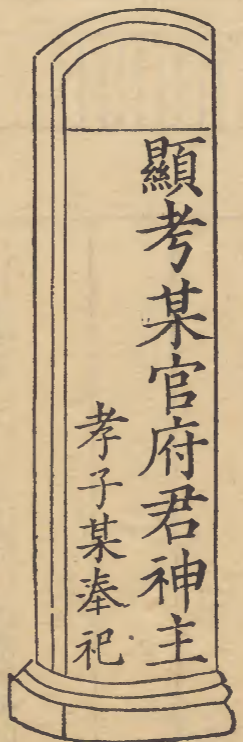
伊川神主式說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跌方四寸
 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
 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
 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
 前為領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
 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
 合之植於跌身去跌上一尺二寸并跌高一尺八寸竅其旁以通
 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上謂在七寸二分
 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如處士秀才
 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
 筆滌而更之水以灑牆外外改中不改

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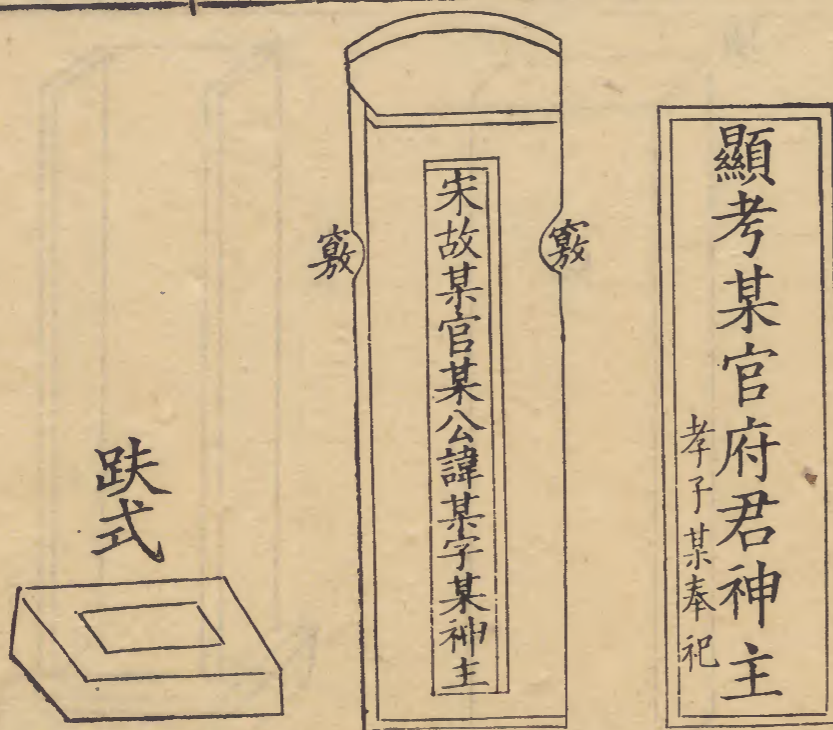
丘濬曰案家禮神主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潘
 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
 即周尺也近時書肆刻附注等書以板本短狹之故而所
 畫之尺亦隨之而短雖其旁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
 五分弱今世之人豈識三司尺為何等尺哉唯鄭霖所刻
 家禮今本在南監者橫書尺式最為得體但亦無所準則
 今以武林應氏圖及以貨泉錢較定周尺而準以今之鈔
 尺使作主者有所據依云朱子曰得二書為據足矣故凡
 南軒家所刻及建本吳門官本言學禮
 器圖本一切削去惟據周尺為則云

神主全式



作主制度
 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
 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
 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領從
 上量下寸橫勒其前人身
 深四分爲領判開其下分
 陷中於領下本身上刻深
 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爲陷
 中竅於本身兩側旁鑽兩
 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
 離跌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
 寸安在領下
 合式前合於後身納於跌

神主分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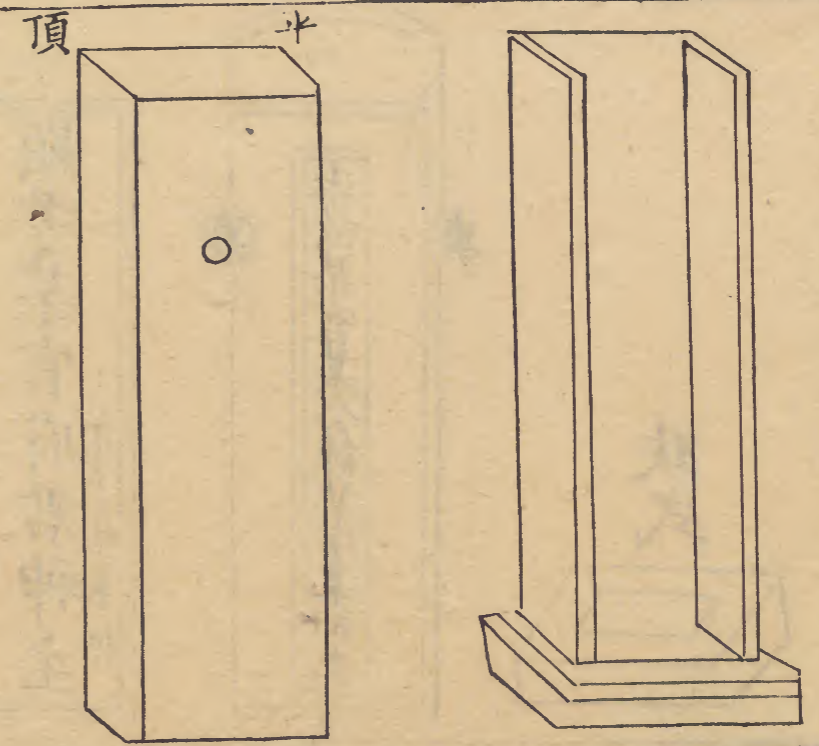
植立仍高一尺二寸(案既
 有伊川之說而又中之者文
 之以淺易之言使人易曉也
 跌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
 之通底以受主身

禮禮通考卷五十六

十五

案座 式蓋

薄板為之面頂俱虛



四直向下正闊旁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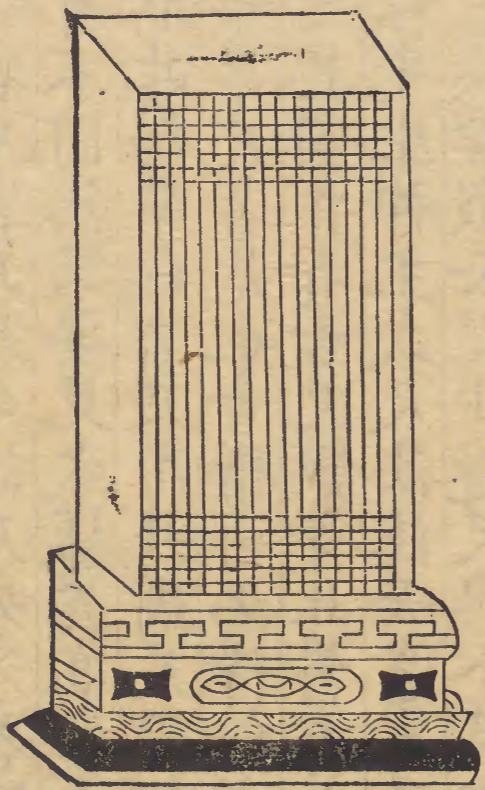
座蓋制度

案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跌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面頂俱虛跌之四邊各寬於板少許令可蓋蓋亦以薄板為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跌上板惟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帛縫如斗帳齊主四方板為頂韜其主置於座中然後加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藏主 式櫝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窻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家禮儀節丘濬曰祠堂本章下止云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子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雖已不取然今人家往往遵之故仍列圖於前而此復為櫝式有力者如制為之亦無不可

朱子語類問程先生主式與古今家祭禮所說長短不同所謂古尺將今尺七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不止七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是今誰尺朱子荅曰適於二書高低雖有不同然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為準也省尺乃是周尺温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是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問程先生神主式尺法注云當省尺七寸五分弱覺大短狹舜弼云程沙隨尺與今尺相近曾問先生以為極當尺法已失不若以人身為度而鄭氏注苴經大搯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則沙隨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取沙隨尺法何意

縉約沙隨尺比古尺止得六寸許朱子荅曰尺樣温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程沙隨之說據之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案他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為文故徐潤云又案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後人誤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闊於正面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為正○又問主式祠版朱子荅曰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未見諸侯之制如何若以為疑則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制有誤字爾士大夫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朱子荅影堂祠

版之問云古禮廟無二主欲祖考之精神萃聚焉故不可以有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越在他國則以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世主祭者遊宦立朝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當以其田祿修其薦享不得同於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約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所謂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但支子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

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朱子曰士人神主但依伊川說而勿陷中及二片○又問重朱子答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溫公之說亦合時宜不必過泥古禮也○又問子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祭於何所朱子答云今法五服年月篇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但謂之母若避適母則止稱亡母不稱妣也○竇文卿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朱子曰旁注施於尊者其他不必○問亡妻神主可題其子之名奉祀否朱子答曰不題奉祀者之名為得○朱子曰妻喪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子婦須作子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于靈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伊川制士庶不



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四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分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爲一句○又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君

何基答莊行之問主式若古無傳只安昌公荀氏始有祠版而温公因之然字已舛訛分寸不中度難於遽從程子始創爲定式有所法象已極精確然陷中亦不言定寸至高氏儀始言闊一寸長六寸朱文公又云當深四方若亡者官號字多則不必拘六寸之制温公儀韜以曩考紫妣緋者亦是以意裁之

見小祥篇首所謂府君夫人則自漢以來爲尊神之通稱文公說漢人碑已如此云

金史貞祐四年禮官言遷廟事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祔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爲闔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訖帝主居左覆以黃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黼辰以紙木爲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裹以紅綃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於其後置北牖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筵粉純以藺爲席緣以紅羅以白繡蕙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綃裹之每位二纁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爲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綃裹之每位二在筵上次席黻純以輕筠爲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繡鐵色斧裹以紅綃每位二在纁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

五十六
言
為褥有緼以紅羅繡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
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
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於繅
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於繅上遷小虎皮褥二
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
之帝主前設曲几后設直几

元史神主之制至元三年始命太保劉秉忠考古制為
之高一尺二寸上頂圍徑二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一
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徑九分以光漆題尊謚於背
上匱跌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底齊跌方
一尺厚三寸皆準元祐古尺圖主及匱跌皆用栗木遺
跌並用玄漆設祔室以安奉帝主用曲几黃羅帕覆之
后主用直几紅羅帕覆之祔室每室紅錦厚褥一紫錦

薄褥一黃羅複帳一龜背紅簾一緣以黃羅帶飾六年
十二月十八日國師奉旨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亦
號神主設大榻金椅位置祔室前帝位于右后位于左
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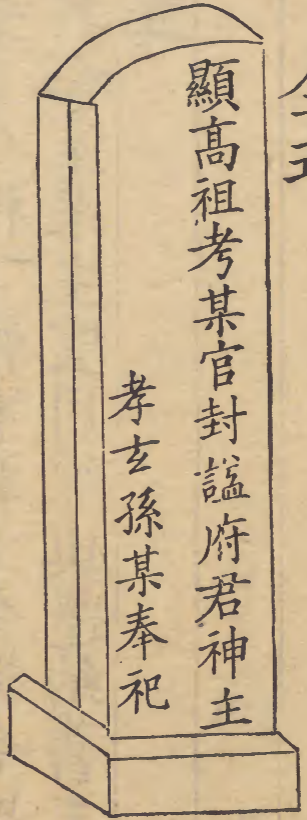
至元十二年檢討張謙呈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
于饌幕殿設以金椅其栗主却與舊主牌位各貯箱內
安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合以金牌位遷于八室內
其祔室栗主宜用綵輿遷納舊主并牌位安置于箱為
宜

明會典神主式

三月十五

神主式考卷五十一

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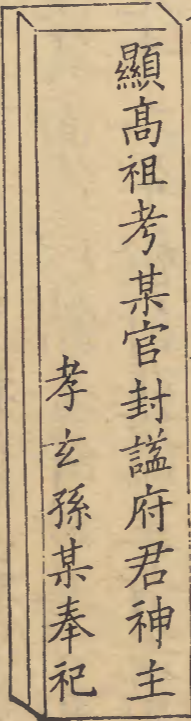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玄孫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玄孫某奉祀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

上皆用皇字今止用顯字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

日月辰跌方四寸象

歲之四時高尺有二

寸象十二月身博三

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十

分刻上五分為圓首

寸之下勒前為額而

判之一居前二居後

前四分陷中以書爵姓

後八分

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

六寸闊合之植於跌身出一尺八分并跌竅其旁以

通中如身厚三之一

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上謂在七寸

一分粉塗其前以書屬

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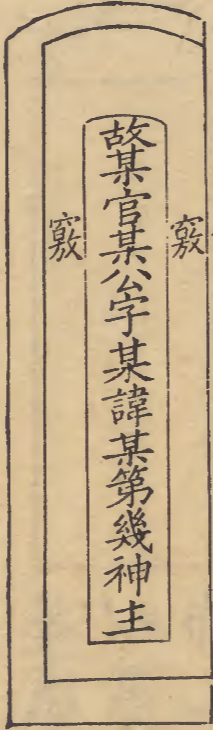
公旁題主祀之名曰

于某加賜易世則筆滌

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

不改

連額三分之二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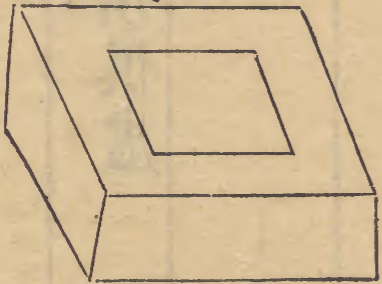


某官某字某諱某第幾神主

竅

竅

木主 跌式



方四寸厚 寸二分

櫝韜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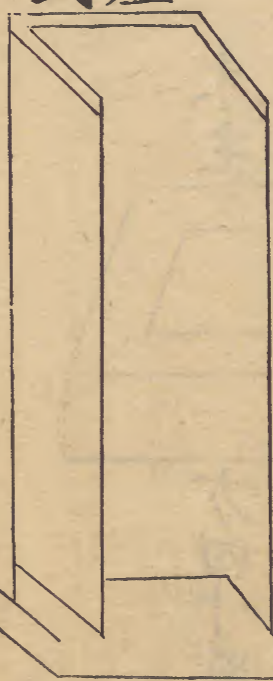
三百八

言禮通考卷五十一

三十一

于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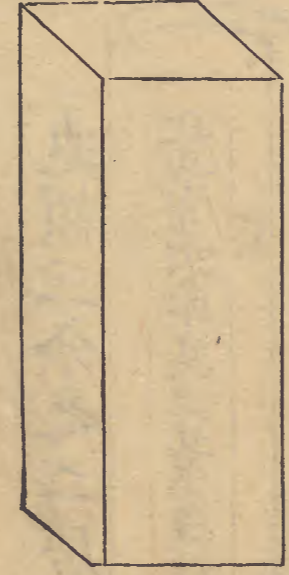
面頂俱虛



平頂四向直下正闊旁狹

底蓋古尺當宋省尺五寸
闊厚五分弱周尺當宋省
出今尺七寸五分弱宋省
受蓋尺當周尺一尺三寸
四分神主用周尺

式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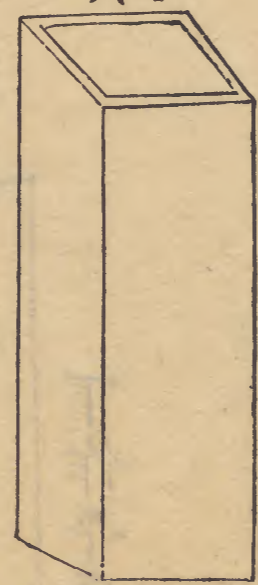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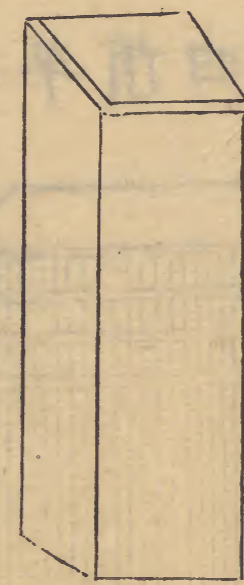


蓋座亦
以黑漆
飾之

式座

式縫韜

韜式全



式如斗帳
合縫居後
之中稍留
其末頂用
薄板自上
下韜之與
主身齊

藉



方闊與櫝內同
疊布加厚裏之
以帛考紫妣緋
囊亦如之

續禮通考卷五十一

三十一

櫝式

平頂四直



前作兩窓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大
言禮通考卷五十六
二十九
丁珍

尺式

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

| | | | | | | | | | |
|----|---|---|---|---|---|---|---|---|---|
| 古尺 | — | — | — | — | — | — | — | — | — |
|----|---|---|---|---|---|---|---|---|---|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 | | | | | | | | | |
|----|---|---|---|---|---|---|---|---|---|
| 周尺 | — | — | — | — | — | — | — | — | — |
|----|---|---|---|---|---|---|---|---|---|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尺

三司布帛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續禮通考卷五十六

二十九

張字敬議尊謚禮儀內一條云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神主至重貴質一成而不可易故水無他飾用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旁注如用油便應用刮削非所以示安重也與神位不同若神位可裝飾也

呂坤四禮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誣也僭也孝子不誣親聖人不誣僭○家禮有家之禮非家家之禮也生有爵死而稱於廟不沒其實也爵不一等舉府君孺人例其餘爾庶人止宜稱顯考某字行幾顯妣某氏行幾神主為是何必竊名器以自重哉又案伊川製主式士庶不用益知府君孺人非士庶之通稱矣○又主無式式自程氏取義亦精而尺辨古今用禁士庶人之家久則木牌暫則紙位但存尊祖敬宗之心不必拘泥韜藉之說至於偶無柏栗凡貴重之木皆可用但太高大則近於僭爾伊川主式偶未之思僅考有尊爵崇衡勢難摘取者陷中字數有定何以書之即用三司布帛尺陷中分寸稍長似亦無害或曰四龕之主高下須同曰通用三司尺可也近日市井布尺長以三掌裁縫與段行尺則今之最小者然視周尺亦差大制非周制人非周人何以周尺之拘哉用今之裁縫尺可也坤送仁壽太后之喪見其主亦用周尺高下視家禮國初議禮之臣可謂泥古之過矣天子有十六字廟號及宗衡不減二十餘字豈可與臣庶同乎○又旁題適長奉祀天子諸侯之禮也士大夫之家眾子孫不名祖考之心與右名而稱與祀○父母有眾子而旁題止云孝子某人奉祀書適長明主祭之有人也眾子或三或五不得書名於人情尤不近不若左書孝子某或孝孫某奉祀右書介子某某與祀若眾孫隔世則不必書矣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不名於廟士庶人何嫌之有○又宗子仕以主行必無庶也則可有庶則與其行也寧攝庶子雖不承宗然稱宗子以祭亦祖考之所不吐也馳驅千萬里置主於篋笥可乎况後世仕非久任而器具難全執事難備或官不尊而棗盛無具署不廣而居處無餘不幾於褻神乎坤遊宦只奉小影堂一軸情盡而禮不褻甚為簡便宗子更

宜如此○又庶子不與不主不攝不位是無祖考也而可乎○禮謂庶子與祭而不主祭此兄弟同在之時也若宗子他出而庶子不得與祭又不敢主祭又不得攝祭或主隨宗子以行又不得為位則是庶子無尊祖敬宗之分非祖生父育之身非教人以孝矣故宗子不在則攝行神主不在則為位此必不可廢也○又制祠堂之主尚右點主非禮也禮有題而無點今也題主訖主字上空一點請貴實以殊點之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婦人之氣以他人之丈夫接之尤謬矣宜從禮子弟善書書之不善書用善書者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今人以座蓋為韜櫝而罕用前啓兩窓之櫝間有用者則不復用坐蓋又夫婦共為一匣之制則為區閣坐蓋以受二主其式見下圖而
又難施考紫紺緋之韜今當如何曰意古者置主於座乃用帛韜韜之然後加蓋復置於櫝後人從簡不復兩用乃呼座蓋為韜櫝沿襲用之故家禮藉下注云方閣與櫝內同及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至今遂一向呼坐蓋為韜櫝而不復依古制兩用矣以禮淡之則合依前式兩用者為是若欲從簡則依下圖合式止為區閣坐蓋夫婦共為一匣則韜帛亦何嫌於一色哉蓋前代重紫輕緋故有此分然吾以祖宗均視考妣又豈必規規以分重輕於事為之末哉且玄黃紫色國朝制度不可僭用韜用紅羅當遵從之凡朱子論作主周尺長短云主之大小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得一書為據足矣愚以韜櫝亦然不必過論也○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案祠堂章有事則告庶民皆可稱其先為府君也又問今人又於神主陷中兩旁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葬某處如何曰亦自詳備宜從之也
姚翼家規通俗編素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於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案黃暉蓬窓類記曰今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而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先生告祖文稱曾

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典故者丘文莊公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蓬窓類記所言訛也詩楚茨先祖是皇朱注皇大也君也而慶源輔氏曰君即是府君之謂則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非以爵稱也明矣第幼於主人者則不可稱爾

韋人鳳曰神主奉祀止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爾今見世俗神主繫列眾子之名殊為非禮識尊祖敬宗之義者所當改正

乾學案古人於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

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為顯以士庶不得稱

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

之義而當時乃以此為嫌何也其在於今則

相浴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

王巖立主議自先妣見棄諸凡喪儀巖酌古裁今期於至當至立主一節尤喪祭之大者巖蓋有所致謹也檀弓曰重主道也注曰始死立重以依神士重木三尺重非主而有主之道周人虞而作主徹重埋之家禮既葬題主三虞卒哭乃以主附温公改重為魂帛朱子謂適時之宜夫立重之意蓋恐神無所依又不敢遽立主者竊意初死尚以人道事之而主則神道矣故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今扶柩南歸道塗數百里華畢而返往復旬餘而必待既葬三虞則發引以後虞祭以前靈座久虛吾母朝夕神遊堂戶庭階無不之也而無所棲止不可也温公之為魂帛也既以代重亦以象主也其既葬主歸魂帛在後初虞埋之

此家禮也今既立主主立則魂帛不必復留而周主重徹如必待既虞然後埋之不可也近世俗禮將葬則豫題其主而虛王字之一點極車既出乃於大門之外加此一點謂之點主倉卒之際苟且率略無復謹重父母之意不可也世俗之禮其立主也必延有爵位者以為重又以其尊貴不可煩也乃豫題其主獨留一點以待之夫神之依於主也豈貴者為之則依非貴則不依也且彼貴人者其人品果何如邪君子也誠足為吾母重非以其貴也其小人也則凶穢鄙瑣之氣吾母所惡而吐之况神之所依豈專因乎一點今乃以尊嚴貴人之故遷就苟且以畢事於一點重勢利而輕忽其親不可也艾千子之治喪其立主亦不待既葬矣然立於始死而不設魂帛夫魂帛與主皆象死者而有異焉始死設魂帛不遽以鬼事之不忍之死而致死也亦始死立重葬乃為主之遺意也于子廢魂帛而立主始死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不可也此皆巖所致謹不敢忽者謹於發引前一日為母立主行即奉主登於靈座不待既葬上步則魂帛即埋潔處不必既虞則巖扶柩以行而吾母安居靈座出入神遊自如而家禮題主但用善書之人故巖不援鄉貴倚倉卒門外之一點以見古禮之可通變世俗之禮之不可從如巖所酌庶無戾於古可行於今將為文以告先妣因為議如此以待議禮之君子

萬斯大與張仲嘉論齊家寶要書題主條云古人必葬而後題今世俗大都臨舉殯時題於家隨俗亦可案古人始死有重既葬而虞乃埋重作主卒哭之明日以主附廟後世葬日作主於墓義實較勝蓋尸柩入土孝子皇皇若失於此立主則神即有所依而子亦即有所奉所謂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之意尤切於此也家禮著之通俗行之獨杭俗舉殯前題主於家夫柩猶在堂且有魂帛有像而更立主則神益無專依矣又柩行時主與像俱往中塗則子奉主以歸安主而更至墓此何禮乎愚意此條宜改世字為杭而去大都二字隨俗亦可四字易殊為非禮可也

朱董祥曰或問神主用栗禮乎曰栗堅耐久火不易然古者爐口火門皆用之用之而宜是為禮也謂周人以栗未敢為信也又問神主之長短厚薄家

禮有定式其尺何從曰當從古尺先王制度近取諸身布手知尺布肘知尋三代以八尺為步秦以六尺四寸為步秦非減短其步乃增長其尺也今之匠尺秦尺也自漢襲秦制至今用之古尺比秦尺為短大指中指一圍是為一尺右手左手一拓共八圍是為一尋與身長短亦同故曰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曰今民間所用之尺校匠尺尤大何代之制曰此唐初租庸調時官府收民間布帛所用以其為布帛而設故惟裁衣者用之民間亦止以量布帛嗚呼今之神主其要不在尺寸用木而已始死不復則魂散既斂不立重則魂無所憑而亦散主不統於一而支庶分立則主不成主魂無專依則終散况題主者不以親不以賢以素不相知之人而為漢不相關之事而又不明主之用題者何義題其外遺其內起止正值皆違於禮如是而欲其通幽明使魂伸為神鬼有所歸安於主與子孫相通歲時享其祭祀豈可得乎

神坐

黃長睿東觀餘論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趙明誠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祚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引

園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園公之後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自園公至稱十一世案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園公也云當秦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園公為之乎稱之說實為鄙野予嘗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此及得四皓刻石見其所書亦為園公乃知稱所述果非臆說蓋當時所傳如此爾至謂園公為秦博士及惠帝時拜司徒者疑無所據

洪适隸釋右四老神坐神祚机凡四揚子雲法言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班孟堅敘近古逸民與揚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黃公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說
 又相戾故顏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黃
 綺之南山杜子美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
 為地名也惟圜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圜公為秦博
 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
 圜公神坐及神祚机則圜公蓋有所據也此四人者
 神坐及胙几當各有之今綺季角里尚闕其一而黃
 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

神像

司馬氏書儀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
 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闈出則乘
 輜輶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士直入深室揭掩面之
 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為非禮勿可用也

三程全書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得一髭髮不當則

所祭已是别人大不便

元史耶律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
 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敬朔漠之人咸
 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

林俊方棠陵先世遺像跋墓以藏魄廟以棲神主以系之備矣繪形以自志豐
 衰之候孝子順孫因之有感程子之論大嚴恐墜像設之二氏以立教也先世
 遺容士大夫多尚之子亦尚之方思道蒙亦尚之古
 有事奉木主以行以像代主者便禮有義起故書
 劉世節瓦釜漫記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主不能行也
 而易之畫像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
 數寸之木與祖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祭祀用尸皆使子弟為之高曾
 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賓介僕
 之帖獨有帖
 而無人也

敷英東郭贅言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
 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
 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
 妣之靈此又一見也

呂坤四禮疑影堂繼視也此無聲之親也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長望終古不復
 見焉孝子無奈思何也故像之鄰壁偶聞行道偶見形容彷彿乎吾親也猶傷

心隕涕焉真邪幻邪夢邪瞑而在目邪恍然失矣像之不猶似乎視主不猶親乎孔子曰祭如在商頌曰緩我思成欲見也○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邪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畫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畫三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畫以侍兒褻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帳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亦可也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温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如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記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為神像矣如謂肖形為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為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譚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為其實也意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鬚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邪然則温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悉遵之矣某於此敢為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像者縱不敢議其為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為重改結帛而從束帛尚其不能首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極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為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乾學案神像之設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為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眾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於我心獨慊乎否也况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為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為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歎唾焉悽悵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猶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於人情而已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二百三十五

讀禮通考卷五十六

五十六

